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齐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 300 万件藏品的规模使其在全球首屈一指。艺术有着至高无上的尊严, 所以无法为之计量门票价格, 于是, 干脆不卖门票, 采取建议捐助的办法, 你哪怕给一块钱美元, 也没人向你投射鄙夷的眼光, 但你就是“土豪”, 也不被允许显摆, “前台”最多只收 25 美元——当然, 你在“后台”向该馆进行捐款则另当别论。

卸下一边肩带

简平

有人作过这样具体而形象的介绍, 说是这家博物馆占地 8 公顷, 为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九分之一, 但展出面积却很大, 不下 24 公顷, 反而是故宫博物院的两倍。我没有这样的估算和描述能力, 我只能说, 在这幢有着 130 年历史的大厦里, 我感觉到自己是如此渺小, 瞬间便被淹没在浩瀚如海的艺术之中。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可以让你背着双肩包进入, 哪怕这双肩包硕大无比, 也不会受到阻拦, 但是, 你必须卸下一边肩带, 只能单肩背包。

我问过不少博学的朋友, 其中也有在博物馆工作的, 他们甚至可以回答十万个为什么, 却回答不了我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卸下一边肩带? 有人说, 或许是为了安全吧。可我不解, 单肩背包比之双肩背包, 究竟会增加多少安全系数。有人说, 或许是为了检票方便, 因为参观须知里写着应将当日参观凭证贴在身上。可我还是不解, 一枚小小的圆圆的粘贴纸没有规定必须贴在身上何处, 这与单肩背包和双肩背包有何相干。有人说, 背着双肩包时, 自己常常不知道有时会影响或妨碍到别人, 就像地铁里的一些人, 背着个双肩包左冲右突, 撞到了后边的人还浑然不知。我想, 可能这最接近答案了, 但我依然不太明白, 那何不规定凡背双肩包者, 一律得将包背在胸前。

既然不知所以然, 于是, 我便自己给出一个回答。面对人类文明的成果, 面对崇高的艺术, 虔诚地卸下你的一边肩带吧, 犹如《金刚经》中面对佛祖的长老须菩提, 偏袒右肩, 合掌恭敬。站立在恢宏而庄严的神殿跟前, 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散发着古埃及的落日余晖; 看着那尊栩栩如生、婀娜多姿的中国汉代彩绘舞蹈俑, 眼前掠过穿越岁月的悠长回光。此时, 在心灵的震撼中唯有谦卑地低下头来, 是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粒细小的微不足道的沙砾。在欧洲绘画馆, 当你发现梵高在他的自画像里羞怯不安地看着你; 或者在非洲、大洋洲、美洲艺术馆, 石雕马雅人用那么质朴憨厚的眼光注视你, 你怎么还敢不收敛所有的张狂。艺术就是这样的高贵, 让我们在心悦诚服之时, 懂得谦逊和虚心。说实话, 如今, 我们看到有太多的人过于趾高气扬, 对任何事物全然没有敬畏之心, 什么大话都敢说, 什么糗事都敢做, 奉金钱为圭臬, 视文化如粪土, 甚至对理想和情怀极尽嘲笑和奚落。殊不知, 天是高的, 地是厚的, 任何自我膨胀只能导致认清自己, 将一个虚无的自我当作是真实的存在, 如同气球般飘然升上空中, 总是要爆炸的。

我本来想就这个问题写封电子邮件去问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 后来一想, 其实用不着, 因为总会有人告诉我们确切的答案的。可事实上, 有些答案不必早道破。

我从小就有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如果说哪一本杂志我最喜欢, 对我影响最大, 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 我的书房收藏有三十年代的这本带着黄色边框的经典杂志。

事情还得从 1981 年某日说起, 当时我准备参加上海外贸系统的公务员招聘考试, 平日找一些外国游客聊聊以练习英语口语, 那天我在外滩黄浦公园附近邂逅一位叫吉姆的美国朋友, 他是一位儿科医生,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贫穷的印地安人保留地工作, 那次是来中国参加霍普金斯大学在南京举办的一个医学研讨会, 顺便来上海旅游。

老母可以下楼, 在院子里慢步了。后来坐上轮椅, 在湖边浏览了。一连几天推轮椅, 竟然腰腿俱酸, 还痛了。我才明白, 平时缺乏运动和有点年纪的苦处了。也就卧床静养, 也就有了这首感慨之作: “小卧江村未觉哀, 壁前书剑蓄惊雷。老无为我望梅止, 少不如人醉酒来。但有崔家黄鹤句, 终成太白凤凰台。旧时风雨顷时甚, 此处诗情几处裁。”

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的句子, 童年就读到, 读到了就喜欢。特别是和下一句“尚思为国戍轮台”连在一起读, 竟然心里有了点悲凉的感觉。童年能体会老人的心绪, 现在想来感觉惊愕。只是记忆还真是这样的。这回写诗, 第一句就从陆游的那句来, 就是心底里有的证据。

再想想, 有点明白了。这世上, 英雄气生来动人, 会打动所有的人。陆游的句子, 即使有“僵”、有“孤”、有“哀”这些字, 仍然是英雄气。或者说, 正是有了“僵”、有“孤”、有“哀”这样萧瑟和落寞的字, 才更有了英雄气。老病在床, 觉得自己不悲哀, 只想撑着拐杖上前线。我现在的也是老人了, 却依然养不成英雄气, 写不出陆游那样的好句子, 写出来的只是“小卧江村未觉哀”, 连同下一句, 也只是“壁前书剑蓄惊雷”, 哪有陆游的英雄气?

卧床静养, 给了思维

小卧

——鲈乡笔记之三

陈鸣举

以机会。人老了, 又给了回忆以机会。也就想到了“老无为我”和“少不如人”的这辈子了。古书里有一句“臣之壮也, 犹不如人”, 今老矣, 无能为也已”, 我作为我就是。人

和人的没法比, 可以一比的是, 我还能把我的以为说出来。我渴望成长。后来我发现, 成长的一头是青涩, 那一头呢? 竟然还是青涩。从此, 我渴望青涩了。也看重醉酒。不是天生酒徒, 后天也不是, 只是发现酩酊可以忘情, 就看重了。忘情真好。这世上, 有什么大不了的宏论要背诵? 除了堂前的亲人, 心中的道德, 还有什么大事值得不忘记?

换了个卧姿又睡下。接下来就在想, 这辈子做过什么事? 想了想, 想出了冷汗来。这辈子什么事都做不了, 也就做了诗文了。生在这么个时代, 活脱是个呆人。

诗文做得好不好呢? 又是不敢在意的。诗文的光阴和水面都无边际, 给予所有人都是无限可能。以至古今来无数喜欢诗文的人, 一辈子不愿回到岸上去。李白到了黄鹤楼, 原本想写诗。他看到了崔颢的诗。前两联, 四句, 黄鹤来来回回飞了三

比老苏年轻得多的我陪着送她回家。她的老伴老侯很是心疼, 和我说了通牢骚话, 我很同情, 不知如何安慰。哪知没两年我亦因体力不支累倒, 厂里用车送我回家, 这次陪我回家的是更加年轻的小丁(丁建华)。

苏秀的老伴老侯是默默在背后支持她的人, 退休回沪后挑起家务重担, 是她家“做饭的”。我的老伴也是我的家庭支柱, 当时他还在上班, 一面忙于音乐工作, 一面管家务孩子, 也是个辛劳的“做饭的”。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们两家都住在厂旁边, 于是我和苏秀会有这样的对话: “哎, 刚才我在街

上碰见你家‘做饭的’了。”“是吗? 昨天我在菜场还碰见你家‘做饭的’呢。”

录音是我喜欢的语言表演艺术工作。现在当

回, 白云停留了千年, 还生生把一首七律铺成了古风的调子。真的好生猛, 他李白的想法和写法, 崔颢还都有。李白被吓到了, 哪里还敢写。后来又

不甘心, 写了金陵凤凰台。可叹这诗还是不如崔颢的黄鹤楼。白云悠悠的黄鹤楼, 崔颢用李白的方式击败了李白。

“但有崔家黄鹤句, 终成太白凤凰台。”我的诗文怎么样? 这句做了个跛足的比喻。我是想说, 在这个语境里, 我只是李白。天才的李白只失败过这一次, 而我的全部诗文加起来, 就像李白失败的这一次。

这会儿又下雨了, 下得很大, 但很安宁。上苍所赐, 给我老母安度晚年的雨, 和许多年里经历的雨不一样。联想到我的诗文。我现在的诗文和许多年里写过的诗文是不是一样呢? 诗文里下雨吗, 雨都大吗, 都安宁吗? 我不知道。我难以知道。我怎么

能知道啊。

卫灵公篇载: 子曰: “无为而治者, 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无为而治, 字面义是不作为而使天下得到治理; 文中无为应指不干预具体政务。《大戴礼·主言》曰: “昔者舜左禹而又(右)皋陶, 不下席而天下治。”舜, 姚姓, 有虞氏, 史称虞舜; 父系氏族社会后期, 部落联盟领袖尧死后, 虞舜继位。恭己, 以恭敬、严肃的态度约束自己。正, 动词, 正对着之义。南面, 古代统治者的位置坐北朝南。

此章的现代汉语表述是: 孔子说: “不干预具体政务而使天下大治的人, 他就是虞舜吧? 他做了什么呢? 恭敬、严肃地约束自己, 处在他的领导地位罢了。”

此章最引人注意的是“无为而治”。众所周知, 老子是主张无为而治的, 而作为传世典籍, 《道德经》后出, 故人们最早见到的“无为而治”, 属于孔子。这个提法, 是对虞舜领导思想及领导方法的概括, 强调的是统治者先要“恭己”, 接着“无为”。孔子由此建立自己的“德政”思想, 提出: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篇)最高统治者以高尚的道德治国、治天下, 自己做出表率, 臣民像众星环绕在北极星周围一样。这也正是: “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颜渊篇)

“无为”已如上述。孔子并没有“无所作为”的意思, 而是要说“有所不为”, 是说统治者要正确认识、妥善处理自己的职位、职权问题, 做自己该做的, 不干预手下人该做的。今人所云“有所为, 有所不为”, 应是孔子“无为”的确解。以此作为指导思想, 说容易, 做很难, 故实践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

做, 颇费决策者心思, 常常需要纠偏。几十年的现实情况是, “有所为”过多, “有所不为”太少。

老子说“上德无为”, 又说“夫天下神器也, 非可为者也”, 又说“是以圣人治之, 虚其心, 实其腹, 弱其志, 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 使夫知不敢, 弗为而已, 则无不治矣”……其实, 无为的观念散布于《道德经》全书。无为是老子的核心思想之一, 本质就是“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自然”, 不是今人所说客观自然界, 而是指不加强制力量的顺任自然的状态。“自然”是“道”的本面目, 是一切的本来面目。老子主张顺应、效法“自然”, 反对所有改变“自然”的行为。而“为”, 恰恰就是企图干涉和改变。

老子的无为与孔子的无为当然不同。老子思想高妙、玄远, 对治理现实社会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和借鉴意义。但是, 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实践, 大多数统治者起码口头上是按孔子思想去做的; 尽管实践同样证明, 照搬孔子是行不通的, 孔子思想亦有严重不足和弊端。

孔子的“无为”思想, 对好学而深思者来说还有其他意义。牟宗三先生说: “人是有限的存在”, “他是在限制中表现”。(《中国哲学十九讲·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人们应该明白,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 人生在世, 必然有能为, 有不能为。不为所为, 弃责, 枉做世人。为所不为, 逾矩, 定有大害。关键是自觉, 真正领悟到自己的能量与局限, 作出恰如其分的选择。

录音时, 总希望朋友, 他们帮我听了以利改进是我认为“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我也会告诉苏秀, 请她谈谈感觉。所以我见到老苏时会谈到这个话题。



书法 陈嵘

『无为而治』

白子超



论语新读



夜光杯

阅读、写作及友情

周炳揆

量很高, 内容涵盖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考古、动物、原生态等, 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它的文字风格十分严谨、深奥、隽永, 要读懂它, 不仅要有扎

实的英语根底, 还必须有很大的词汇量。当时我的知识面比较广泛, 但英语水平还不够, 硬是靠查阅《新英汉词典》和其他参考书读完全书。

吉姆知道我喜欢《国家地理》, 不久, 他又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惊喜, 从 1982 年 1 月

开始, 他为我订了一本《国家地理》。自此, 我每个月都会收到这本寄自大洋彼岸的精美杂志。一位好心的朋友对我说: 你现在从事涉外经济工作, 家中每个月都有国外寄来的杂志, 这对你政治上不利……我没有为其所动, 我太爱读这本杂志了! 渐渐地, 我不仅能够流畅地阅读《国家地理》, 还开始编译杂志上的一些故事, 向报刊投稿。

1984 年 5 月 23 日的《体育报》刊登了我写的《十九只气球在巴黎上空翱翔》, 1986 年 5 月 4 日的《文汇报》“世界见闻”专栏用了我一篇《米

凯朗其罗的壁画重现真容》(介绍日本电视台修复梵蒂冈西斯廷教堂顶上的壁画)——小试牛刀, 有所斩获, 我开始了写作、投稿的经历。

今年 3 月, 我和吉姆在美国相遇, 老友见面, 分外高兴。我们的跨国友情持续了三十多年, 而维系这段友情的就是《国家地理》。自 1981 年吉姆访问上海起, 我们一共见面 6 次——三次在中国, 三次在美国, 平分秋色。我们约定: 下一次见面一定是在中国。

书本在手, 中流流转, 家里有一个书架就足够了。

我的阅读生活